

为长篇散文诗鼓与呼

——长篇散文诗《红》读札

梁志宏

《诗刊》社和山西省作家协会近日以“散文诗的可能与创设”为主题，举办宋耀珍长篇散文诗《红》（《诗刊》2025年第2期）研讨活动，与会省内外作家、文学评论家给予这部力作高度评价。这部《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长篇散文诗的优秀范本，表明一向以精短面貌出现的散文诗，可以写长，可以写成一两万字，甚至三五万字的长篇散文诗，而且完全有可能获得成功。当然，创作这样既有思想精神能量，又有艺术品位的长篇散文诗绝非易事，需要在“创设”上有足够的文学素养和艺术功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我对长诗创作情有独钟，对长诗的构建和艺术表达有一些切身体会。在此我想在简评《红》的过程中，以这部力作作为镜鉴，略谈长篇散文诗从可能走向成功的几点浅见。

一是宏大叙事与抒情基调的融合，构建成《红》筋骨壮硕、血肉丰满的品格；这也是长篇散文诗既重视散文的叙事性，也强调诗的抒情性的基本特征和文本规范。

长篇散文诗的题材选择很重要，必须有足够大的容量，最好是重大历史和现实题材。红军长征本身就是一部震惊世界的悲壮史诗，诗人龔珍敢于攻坚，以纪实手法和丰沛的热情，艺术地再现红军长征从战略转移到胜利会师的全过程。当然在结构上有详有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重要历史场景，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如腊子口战役勇士从万仞峭壁垂下吊绳打开胜利之门等，如同一幅气势恢宏的长卷徐徐展开，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诗人的抒情笔调和传神的诗性语言，为这部巨作增色许多，试举“哈达铺用土豆

一度时期，纯文学期刊受到微信、抖音等平台 and 短视频的冲击，停刊者不在少数。在我的印象当中，《作品》在栏目设置上屡屡探索新路子，从“大匠来”到“国际版”到“汉学世界”，再到“素人写作”，令人耳目一新。2025年第6期头版头条“素人写作”栏目，推出的是王晚的《我是外卖女骑手》。这部非虚构作品写得

我说的“好”是能打动人心，直往人心里窜，能拨人的心弦，是真“真”，而非伪“真”。之所以真，是因为这本身就是王晚工作的亲身经历，可以说文本几乎没有刻意讲究技法，最大可能选取了一个生活横截面，然后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把它呈现给读者。说实话，流淌在文字里的真实，比现实中的真实更真实，这也许就是文字的力量，是讲述者与读者无形当中既拉近距离，又换位思考，也就是共情共鸣的艺术效果。

文本讲了点什么呢？我们跟着王晚体会外卖员的真实生活，从办理健康证、线下培训、第一次跑单，到挑战体力、面对充电问题、方向感差，再到买第一辆外卖车后遭遇尴尬事、餐食被偷、遇到恶劣天气、跑外卖后支出很多……看似说的都是外卖这个行业点点滴滴的事，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个体与时代、与社会、与他者之间既瞬间又永恒的关系，既矛盾又协调，既抗战又妥协，既无奈又释然，既痛苦又欣喜，既残酷又温暖，绝没有虚头巴脑，而是直抵人心。它以一位女外卖员的平视视角与亲身体悟，将世相世态世情，多层次、多元化、多维度展现出来。读完文本以后，让人惊呼：这不就是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吗？它是原汁原味的立体生活。生活远比小说丰富。

这不禁让人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我们当下的虚构作品，力量在衰退，势头在减弱？就是因为深入不下去，也不愿意太深入下去，就像作家手上都拿着一根探寻生活细部和深度的插管，既不能插得太深，又不敢插得太深。前者是因为，如果插得太深，易陷入事实叙述的泥沼，无法承受虚构的轻灵；后者是因为，不少作家都不太有足够的勇气批评反思，随波逐流，无法承担文学这方面的重任。再加上虚构作品写作者的认知与技术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此一来，炒冷饭做夹生饭的虚构作品写作者，反倒不如这种纯粹的猛然来这么一下的“素人写作”，来得痛快淋漓，来得纯粹勇猛。

另一个问题是文学有什么功用？其实，与艺术一样，文学是无用之用，它能慰藉人的心灵。人难免在生活中久积微创，若以文字形式作倾吐，倒也十分败火解压静心，犹如生活的调剂品一样。在《我是外卖女骑手》这部普通劳动者书写的作品当中，作者真切切切的生活小心思、字里行间的的情绪情愫，时不时发出的生活感悟、偶尔从笔下流淌出的金句，像铺在潺湲小溪中阳光洒下的斑光，一漾一漾，晃人眼，荡人心胸，湿人眼窝，直抵人心。或许这就是“素人写作”，清水出芙蓉，天然未雕琢。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作家，都能拿起笔，抚平生活的皱褶，探寻生活与流量的细部。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所讲：“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天翻地覆的现实巨变和生动感人的新生活，发生在每个人身边。对现实人生的关切、对生命世界的挖掘，对时代变革的讲述，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作品》刊登这样的非虚构作品，真正体现出了文学从创作到阅读的“人民性”。

和小麦的温馨语言”一节，“战火被熄灭在百里之外，温暖的炕头像手臂、手掌和怀抱。/短暂的休憩像节日，破旧的军装洗净后晾在竹竿上，风和阳光梳理着纤维和记忆，弹孔的眼睛里保留着惊恐、危险和牺牲”。《红》表明，只要选择有巨大容量的题材，把握好散文诗的叙事策略和抒情功能，便可为长篇散文诗奠定成功之基。

二是主体意象系列、寓言成分和语言修辞等多种艺术手段，保证了《红》的艺术品质和美学高度，这也正是长篇散文诗走向成功的通关大道。

龔珍在这部作品中，将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自然地理环境和自己的美学追求相融合，创造了“红”和“路”两个主体意象系列，具有鲜明的总体象征性。火把、篝火、旗帜、花朵、鲜血……红色不单指上述具象，更是红军和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等精神层面的象征。路的主体意象，既有弹雨火网里的浮桥、泸定桥十三根晃动的铁索、腊子口峭壁垂下的吊绳，也有无路可走的“千山鸟飞绝”不小心便滑入冰谷的雪山、随时可将战士吞陷的草地沼泽，这些奇绝的道路意象，寓意红军不怕远征难，为开辟民族解放之路的巨大勇气和牺牲精神。我赞赏作者在沉重的历史现实中，以寓言化、拟人化的手法，融入了树、风、巨人等意象，且极富象征性。首节“杉木，居于风暴中心”，写高大的“杉木怒发纷纷披，向风暴挑战。/风雪中的领袖，/火焰中的勇士，/镰刀与铁锤的儿子。/风暴中走过来一群战友，马尾松、榕树、毛竹、泡桐……和杉木站在一起”。此后还有“探路的巨人累倒在河畔……/他用一己之力推开了革命的晦暗之门……/巨人拄着粗壮的树

诗人必须诚实

蓝 蓝

我曾经说过，诗人必须诚实，无论写诗歌，还是做人，只有一个词，就是老实。曾经有一些年轻的诗人、业余作者问我，写诗有什么诀窍。我告诉他们，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时，要放弃成功这个想法，只有老老实实地走，走多远的路都必须一步一步走。“老老实实”这个词太重要了，我跟自己的孩子都说，不要有技巧，不要有心机，要老实。

不管是对事情的思考，还是对诗歌技艺的学习和探索，专注是最重要的。专注于你要做的事情本身，而不要去专注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达到什么世俗目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你要想的，你要想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

真正的好诗人，不运用技巧，也能写出打动人的诗。对事物和世界的感受和思考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那技巧也自然会呈现出来。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技巧都是可以学习的，比如什么叫隐喻、什么叫反讽，但如何使用它们呢？它们一定是跟诗人感受世界、思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写作者来说，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是



近年来，自媒体的兴起正在改变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作家开设视频号、小红书或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账号，试图在文学创作之外，寻找一种与外界联系更加直接的方式。

我自己已在2024年8月开始陆续地录制视频并发布，视频内容多以分享写作经验为主，平台涵盖小红书、视频号和抖音。目前我所有账号里数据最好的是小红书，有1.6万个粉丝，获赞和收藏大概有11.1万。对我来说，这在以前几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接触自媒体的契机很偶然，周围有几个玩自媒体的“00后”朋友鼓励我试试，他们说做自媒体或许还有接广告的机会。

我做自媒体的最初构思和设想与现在并无太大不同。那时，我看到一些点赞量较高的帖子，主题大多与文学期刊的稿费、稿酬相关。这类笔记制作起来简单、高效，几乎不需要编辑，发布后就能获得几百上千个赞。然而，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于是，我试图摸索一个可以持续输出、自己也喜爱的领域，最终确定了三个板块：读书、写作和介绍自己的作品。

这一年，我在自媒体领域最大的收获，是将自媒体作为学习的工具。我会先思考一些选题，然后再写相关的文案。在这个过程中，用自己的话再复述一遍发现和结论，往往能加深我对问题的理解和思考的程度。

实际上，这一年的阅读量比前几年都多，尽管不是每本书都会做选题，但我特别喜欢的书和出版社合作的书都会做成视频推荐给网友、读者。另外，自媒体世界也给我展示了一个之前未曾考虑过的面向——课题分离。有时，数据的好坏、市场的反应与“我”并无直接关系。“我做得好或不好，影响并不大”这句话非常具象化地出现在自媒体的探索中。有一次，我将同一条视频发布了两遍，第一遍只有几十个点赞，后来我删了，第二遍只是换了封面图，结果就有了几千个点赞。内容一样，但效果却截然不同。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数据流量与“我”确实有点关系，但也只是一点。

很多人曾向我提问关于社交媒体带来的焦虑。总体来说，我常被问到两个问题：一、作家应该通过自媒体为自己引流，还是远离网络专心创作？二、做了自媒体后，流量和市场是否会侵蚀作家的主体性和作品的文学性？我们如何平衡文学与流量的关系？在我的理解中，这些问题实际上指向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即：创作主体性动摇的可能。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作家应该待在书房里潜心写作，远离读者和外界。作家做自媒体博主会损害创作的独立性，或是不利于作家形象的塑造与维护。其实，如果我们将自媒体视为干扰文学性的一个因素，也只是因

枝站起来”等寓言化描写。这种写法，是对红色文学书写的创新和丰富，给人以多重的审美感受。

三是以仰视、更多平视的角度，真实而诗意地呈现领袖、广大将士和民众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历经艰险共铸长征千秋史诗的惊世壮举，体现了《红》深厚的思想精神内涵；这也是长篇散文诗应该拥有的思想高度和精神支撑。

在这部长卷中，既有领袖们于危难关头拨云见日、在博弈中破壁挺进的点睛之笔，比如写遵义会议：“唇枪舌剑，众心所归，/巨人挥动拯救的斧头，朽败的木屑纷纷跌落，退位者失去权威，得到宽恕。”作者也倾注深情描绘红军将领在炮火前沿，甚至躺在担架上指挥若定的场景，更以浓墨书写红军战士不畏牺牲冲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以重彩展现沿途少数民族和进步土司，敞开寨门给予饥寒交迫的红军胜利黄金的支持……这样汇聚在一起的巨大的精神承载力，正是长征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作者礼赞共产党人崇高的信仰之光和各具特色的人格魅力，也是对中华民族和进步人类冲决黑暗、奔赴光明的伟大精神的写照和讴歌。

《诗刊》副主编、评论家霍俊明确认，长篇散文诗《红》是《诗刊》改版之后推出的重要作品；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李骏虎历数山西诗人代际传承，指出《红》的出现和这次研讨活动对山西诗歌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磅礴推进、城市乡村发生巨变的时代，在呼唤更多“长诗”“长篇散文诗”力作问世，并为其成批涌现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期待有志的诗人们，扎根人民，拥抱生活，共创当代诗歌和散文诗的美好前景。

诗人必须诚实

蓝 蓝

感受力和想象力，还是良知和道德。语言就是世界。诗歌的伟大在于让我们和他人及万事万物建立联系，让我们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人类和宇宙是一个整体。这个世界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幸福的人或受苦的人都与我们有关系。只要想象力展现了，语言也会抵达。

好的诗歌会让渺小的个体和广大的世界发生联系，把巨大的自我慢慢缩小，让世界进来。所以诗歌是一种自我教育，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借助语言来创造一个世界，感受一个世界。在我看来，好诗应该具有普遍的情感力量，具有语言之美，能呈现诗人对世界的思考。



为我们误以它是某种突如其来的异质力量，扰乱了文学的纯粹性。但从古至今，无论是文人雅集、报刊连载，还是新媒体，作家一直在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作品抵达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作家如何在写作过程中“被看见”？我们要明白的是，每个时代的媒介结构不同，作家“被看见”的方式也在不断更替，而我们这个时代“被看见”的渠道之一，就是自媒体。

在古代，文学传播极为依赖实体场域与圈层结构。吟咏、唱和、题诗等，都是借助“他者的可见度”来扩大自己的声量。这种方式与当下社交平台的“蹭热度”颇为相似。近代的欧洲，文学沙龙成为作家、出版人和评论家建立联系的核心场域。莫泊桑、左拉等文学大家，正是在此类“下流量场”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位置。现代报刊时代，作家以报刊专栏、小说连载的方式稳定输出自己的作品，不仅将读者固定在每天的报纸阅读中，也让他们成为跨越文学与新闻之间的叙事者。比如，毛姆长期在各大报刊上连载自己的小说，保持与读者的高频联系，这与今天自媒体博主频繁更新内容以维系热度的逻辑并无实质性差异。线下签售会、电视访谈、杂志采访是作家构建人格魅力、扩大文本影响的重要方式，这又与如今的直播、录制播客、发小红书有什么不同呢？

有些人会说，雅集、现代报刊与自媒体的差异在于“流量是否可控”——雅集的受众相对固定，报刊的传播经过编辑筛选，而自媒体则是算法主导的“野生场域”。但这种差异恰恰揭示了媒介变迁的核心：互动的权力从“传播者”转移到“接受者”。今天的自媒体作者需要对用户即时筛选，作家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要适应自媒体生态的“随机性”，以及“读者用注意力投票”的网络规则。

自媒体并非写作的对立面，而是这个时代一些作家主动选择的传播策略，它并不具有强制性。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种“选择”是否会造成主体性的损耗？

一些作家感到焦虑，因为他们担心作品的深度与独立性会受到“碎片化”的影响。但我认为，这种焦虑并不完全由社交媒体所催生，其本质仍是作家渴望被读者认可，它们只是被社交媒体放大了。这种情绪即使在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也以其他形式存在着。所以，关于“作家要不要做自媒体”的问题，本质上是“作家如何平衡自我主体性和外界声音”的问题。在信息密集、反馈及时的时代，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稳定的价值判断系统，明确自己在为何而写、写给谁看，又愿意为此承受多少不被理解的压力？厘清这些问题，我们就可能避免落入“社交媒体会毁掉创作主体性”的叙事之中，进而找到创作与时代共处的方式。



重读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再对比2005年改编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就如同在时光长廊里穿梭，看同一群英雄在不同的艺术空间里鲜活起来。这部诞生于1958年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炽热与纯粹，而电视剧则像给历史画卷添上了更细腻的笔触，让英雄们从文字里走出来，带着烟火气，与我们重逢。

原署里的冀中平原，弥漫着硝烟与鲜血。冯志以亲身经历为底色，用朴实直白的文字，记录下抗日战争时期武工队在敌占区的生死搏杀。魏强的果敢、杨子曾的沉稳、刘太生的神勇，这些英雄形象如刀刻般鲜明，他们在大“扫荡”后的废墟上拉起队伍，用智慧和勇气对抗装备精良的敌人。东王庄的屠杀、南关车站的火并、劫车救人的惊险，一个个情节像连环画般在眼前铺开，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敌后斗争的残酷与悲壮。

这自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然而我的观念是，赞美不会令伟大的事物更伟大，但对它的不足的把握，却有助于让经典开出更有魅力的花。

合上书页细想，那些过于顺利的突围、略显刻意的巧合，是会让当代人感到缺少些厚重的。敌人往往被简化成贪婪残暴的符号，哈巴狗的谄媚、刘魁胜的狠毒，都带着鲜明的脸谱化痕迹，仿佛他们的作恶不需要复杂动机，只是为了衬托英雄们的正义凛然。辛凤鸣介绍的上房法本应落在某个人的头上，如此方能凸显武工队成员的个人特点，但一句“这也不是谁教的谁，是大家练习，大家创造的”，无形中便把个人形象抹杀了。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留白。魏强在战斗间隙会不会想家？汪霞被捕时是否产生对死亡的恐惧？类似内容在原著里都鲜有触及。英雄们似乎永远目光坚定、毫无私念，个人情感及形象都被压缩成点缀情节的碎片。刘太生牺牲的段落，本该是最催泪的篇章，却因缺乏足够的情感铺垫，更像一个为了强化斗争残酷性的情节设置，难以做到真正地叩击读者的心弦。

2005年的电视剧改编，像给这篇泛黄的历史文献做了一次精心的修复。何冰饰演的魏强，不再是原著里完美无缺的英雄，他会在深夜对着地图皱眉，会在战友牺牲后红着眼眶抽烟，甚至会在与汪霞的相处中流露出青涩的温柔。这个武工队小队长有了烟火气，他的勇敢里带着凡人的挣扎，他的智慧中藏着实战的磨历，让人觉得更加生动。

电视剧最动人的，是给每个角色都注入了人性的多面性——这也是今天的读者与观众对人物刻画的要求。刘魁胜不再是单纯的坏，剧中增加了他早年被欺压的过往，让他的阴险狡诈多了层可悲的底色；哈巴狗的懦弱里，也能看到乱世中小人物的无奈与投机。这些改动没有弱化反派的罪恶，反而让他们的堕落更具警示意义。当看到刘魁胜在权力面前逐渐扭曲的嘴脸，看到哈巴狗为保命将妻子拱手让人的卑微，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汉奸的可恨，更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异化。这种对复杂人性的挖掘，让故事跳出了简单的善恶对立，有了更深刻的历史反思：让观众跟随人物进行人生的抉择，从而感受到高尚人格的珍贵。

剧情的改编更是神来之笔。原著里略显重复的“设伏——胜利”模式，被拓展成更丰富的叙事网络。武工队不仅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要搞药品、运伤员，要在敌人的严密监控下建立情报网。剧中增加的“通过封锁线”情节，没有激烈的枪战，却让人心提到嗓子眼——队员们扮成商贩，在伪军的盘查下屏住呼吸、眼神交流、暗号对接，都充满了张力。这些细节的补充，让敌后斗争的艰巨性有了更具体的呈现，也让武工队的智慧有了更真实的载体。

情感描写的深化，让英雄们的形象更加丰满。魏强与汪霞的革命情谊，在剧中有了细腻的铺陈，从最初的同志之谊到并肩作战中的相互牵挂，没有直白的表白，却在眼神交汇、默契配合中自然生长。刘太生牺牲的段落，电视剧用了更长的篇幅铺垫他与战友的情谊、对家乡的思念，当他为掩护队友倒下时，观众的眼泪里不仅有对英雄的敬佩，更有对生命逝去的痛惜，以及倒在美好世界的大门外的不甘。这些情感的注入，让英雄们从符号化的形象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牺牲也就有了更沉重的分量。

当然，改编并非完美无缺，有些情节的戏剧化处理也招致争议，但这种尝试本身值得肯定。它没有颠覆原著的精神内核，而是用现代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让年轻观众能在光影中触摸那段遥远的岁月。当看到武工队员们在月光下高唱战歌，看到乡亲们悄悄给队员塞鸡蛋，那些曾经在文字里读到的感动，在屏幕上有了更鲜活的表达。

从原著到电视剧，《敌后武工队》的故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冯志用文字为英雄们树起丰碑，而电视剧则用镜头让丰碑有了温度。前者带着时代的烙印，记录下民族危亡时刻的精神力量；后者带着传承的使命，让红色记忆在新的时代里焕发活力。硝烟早已散尽，但那些关于勇气、智慧与信仰的故事，永远值得我们用心品读，更值得我们重新建构。



拨动人心弦才是真

——「素人写作」的魅力

王秀琴